

# 狼五山仙踪

□黄俊生

直到唐朝，狼山和它的几个小兄弟还在海里沉浮。每当清风霁月之时，站在胡逗洲眺望，狼山、军山、剑山、马鞍山、黄泥山，五座海岛明晃晃的，好似美人头上青色螺髻，如诗如画描述的那样：“似将青螺髻，撒在明月中。”不过，估计几座岛离岸边可能不太远，不然，秦始皇不会在军山上屯兵，也不会在剑山上试剑，王安石更不会登狼山观海，因为，如果离岸太远，按当时的交通条件，登岛不是件很容易的事。

让人难以想象的是，唐朝初年，狼山上已经有了寺庙，香火虽不那么旺盛，但也时常有香客排除艰难，乘舟登岛敬香。

在有庙之前，狼山是座荒岛，没有人烟，只有一头白狼王带着一群狼出没，统治荒岛，乡人由此称岛为狼山。

一天，岛上上来了一位手托陶钵、身着袈裟的和尚，和尚碧眼深目、长眉卷发，显然是位胡人。和尚找到狼王，商量说，贫僧云游四方，欲驻锡修行，请狼王行个方便，借一方寸之地。狼王问：和尚要借多大地方？和尚说：不大，仅袈裟张开罩住的地方。狼王想了想，这能有多大？准了吧。于是，和尚脱下袈裟，身子半转，像撒渔网一样将袈裟撒开，刹那间，红光冲天，袈裟瞬间张大，不大不小，恰好罩住整座海岛。

狼王一下子傻了：这是什么情况？未待狼王回过神，和尚念了声佛号，打了个稽首，连称承借承借。狼王想发怒赔礼，转念一想，这和尚来头不明，法力无边，硬扛不得，罢了罢了，只有认了吧。狼王便带着一众小狼，哭哭啼啼离开海岛，不知所终。临行前，狼王问道：有借有还，和尚几时还我海岛？和尚指了指山头一块十数丈方圆的平台说，于此将建寺庙，哪天寺庙香火断绝，便是归还之日。

和尚借得宝地，“由上即建大雄宝殿、殿阁、方丈室。山在巨浸中，设舟以济，号慈航院”（《通州志》）。庙究竟由谁而建，

《通州志》语焉不详，这“由上”二字，是皇上，还是上级衙门？颇费猜测。总之，唐总章二年（669），狼山就有了供奉大势至菩萨的庙，殿前还修了一座并不巍峨的淳

屠。由于庙在岛上，岛在海中，便设舟以济，所以寺庙叫慈航院，后来宋朝改称广教寺，这塔就是支云塔，这和尚便是来自何国的僧伽。

狼山自建庙后，香火日盛，成为佛教乐土。有人觉得狼山的名字太狰狞，试着改了好几次，有取“狼”字谐音叫琅山的，因山上多有紫色赭石而取名紫琅山的，还有叫宝塔山的，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，但老百姓还是习惯叫狼山，还把僧伽向白狼山的故事传得神乎其神。1300多年前，胡逗洲上居民并不多，而且多为流民，煮盐为生，当他们有朝一日忽然看到悬于海中的狼山长出一座庙出来，还不得惊掉下巴，长跪在地，匍匐不起？在他们心里，这庙建得很神秘，很有故事。人们对履迹难以企及，总是充满种种猜测和神秘幻想。

也许，往后推迟400年，到宋代再建这庙，人们恐怕就没那么惊奇了，因为，那时胡逗洲与狼山已连接到一起，狼山告别海岛形态，成为耸立江边的山了。

其实，在白狼独霸狼山前，岛上住过人，这人不仅隐居海岛修行，据说后来还得道成仙，位列仙班。南京人陶弘景在他编著的我国最早的道教神仙谱系《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》中，对这位狼山隐士作过介绍。陶弘景是南朝人，是茅山道宗创始人，又是一位医药家、炼丹师、思想家，在茅山隐居时，梁武帝每有吉凶征兆大事，都向陶弘景咨询讨教，朝廷上下都称他为“山中宰相”。《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》把得道成仙之人分为七层，其中第五层右列有一位神仙名叫虞公，旁注其居所位于“海中狼山”。

对这种注解，陶弘景似乎不过瘾，他在另一部道教经典《真诰》中，作了进一步记录：

海中有狼山，中有学道者虞翁生，会稽人也。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，以吴时来隐此山，兼行云气形之道，精思积久，身形更少如童子。今年七月二十三日，东太帝遣迎，即日乘云升天。今在阳谷山中。狼五山在海中，对句章岸，今直呼为狼山。

海中狼五山，就是今天的狼山剑马黄

五座小山，虞翁生便是虞公生。三国时期，会稽人虞翁生渡海在狼山上隐居，吐故纳新，采集天地之灵气、日月之精华，身形外貌保持得像孩童。就在陶弘景写《真诰》这年的七月廿三，掌管男仙户籍的东华帝君派人来迎接他，乘五彩祥云升了天，居住于仙境阳谷山。陶弘景特意指出狼五山在海中，其对岸是东海之滨的会稽郡，现在（指陶弘景所处时代）人们直接叫狼五山为狼山。

这就说明，“狼五山”名字的出现，要早于“狼山”一名，而“狼山”的名字，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已出现。

当然，陶弘景的这些记载神神道道的，让人疑惑，只能当故事听。倒是一位日本人，在记录鉴真和尚东渡行迹时，提到狼山，一般认为这是最早最正式的记录狼山的文字。这位叫真人元开的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，在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中说，唐天宝七年（748），鉴真和尚从扬州启程第五次东渡日本，船行经狼山江面，遇到风险：

六月廿七日，发自崇福寺。至扬州新河，乘舟下常州界狼山，风急浪高，旋转三山。明日得风，至越州界三塔山。

鉴真从扬州崇福寺出发，乘船到达狼山（狼山时归常州管辖）江面，遇到大风大浪，船只遂巡不前。第二天，随风到达舟山一带的三塔山。这一次鉴真东渡仍然没获成功。

狼五山自有文字记载以来，就跟修真隐居这类行为扯上关系，除了狼山虞公生，军山有燕幻真人，黄泥山有龙舒仙子。据说，燕幻真人行迹奇异，曾在军山开炉炼丹，军山南麓有块“燕真人炼丹台”，就是他遗留下来的仙迹，后来，燕幻真人在城南与仙人相遇，好多人目睹了他得道升天的过程，他成仙的地方就叫望仙桥；了解龙舒仙子的人不多，只知道她与燕幻真人都是北宋时期的人，活到70岁得道。

可惜的是，作为狼山最早的神话人物，这些修真人没有更多的文字记载，与僧伽和尚的影响力不可并论。但他们像一幅山水画里淡淡的墨痕，衬托出近山远水的巍峨与悠远。

这就够了。

狼山个子不高，长到现在，才106米多一点，它的几个兄弟中，军山最高，也不过118米，剑山80米，马鞍山49米，黄泥山有点不好意思，29米。说它们是山，还真说不出口。但它们却是万里长江入海途中最后的土石隆起群，它们都是三亿多岁的高龄老人，俯视脚下，目送奔流不息的大川纳入大海，静观风云变幻，默察人间沧桑，无声地记录在它们身边上演的历史悲喜剧。人们用盈筐累筐的妙语来描述它们，像“山海拥金莲，乾坤落天柱”“日月任飞沉，五山如一掌”“五山如屏”“五山拱北”“江海锁钥，维扬门户”等。难怪，当年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寻访长生不老药，船行江海交汇处，遥望海上青山点点，竟误以为是蓬莱仙境。

由此可见，徐福撞见秦始皇，说东海之上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仙岛，岛上有长生不老之药，倒不是诈骗，因为他本身就对仙岛仙药的存在深信不疑，不然乍见到狼五山，他不会兴奋得手舞足蹈，连呼“蓬莱仙岛到了，蓬莱仙岛到了！至于他后来像蒸发了一样，不知所终，一定是他在找不到不老药，无法跟秦始皇交代，只好找了个海岛藏匿起来，最贴近的说法是藏于日本岛，甚至有人认为他无意间成了日本人的先祖。

狼五山中，狼山位置居中。他像一位伟岸峭拔的文士，面向南边长江而立。南坡舒缓，北崖如削，像极了文士挺直的后背，让人远远一看，就心生景仰与亲近的感觉。山顶广教寺门柱上一副对联，尽显山之气势与人之襟抱：

长啸一声，山鸣谷应；  
举头四顾，海阔天空。  
狼山的眼界、气魄、胸怀，一联以蔽之。  
《南史传》连载 第八章 龙袍菩萨：坐观人间沧桑  
题图 许聪摄

## 丝路花语

### 通谚撷趣

□黄步千

### 顺遂酒

□黄步千

顺遂酒：壶底、瓶底的酒，讨顺遂的话。额角头高：运气好。

顺毛驴子：喜欢听好话，被拍马屁的人。

饭熟叨婆草：假帮忙，实为捞一顿吃。

骨子里头：不在皮下，不在肉里，而在骨头中，剖到深处才看清楚问题的实质。

霉粕味：东西发霉后的一种糟粕气味。

霉上叮叽荒：霉菌长得很厚。

麻辣嗖嗖：辣得让人抽倒气，厉害。

盐错不到酱里：都是咸的。

盐卖馊了：有悖常理，不可信。

肉头：老是受人戏弄欺辱的人。

皮急鼓响：非常紧迫。

神气码子：为人灵活，神通广大。

### 江畔听潮

□彭滩

6月，根据《如皋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》，如皋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等相关单位，启动如皋市第四次文物普查。同期，如皋市政协、作协，启动整理古建筑、石刻、非遗等相关材料，编印《如皋古迹巡礼》，助力如皋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工作。其中，水绘园水明楼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是首要被考察的古建筑。兹录旧本《如皋县志》及新现相关诗文，将水绘楼休憩往事叙述如下。

入夏天热，待到薄暮时分，我前往水绘园踏古迹。一人东门，才上弯桥，侧身是东水关，前方是冒襄雕像。水塘中，荷叶田田满玉盘，荷花次第盛开。循着荷叶的方向，便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——东水关遗址。东水关为明嘉靖年间所筑城墙遗构，现高8米，长21.9米，宽17.1米，墙中涵洞洞顶为尖形，剖面呈现莲花瓣的形状。远远望去，这座明代遗存水关，涵洞大开，石刻尚留，仿佛一位张开嘴巴的历史巨人，正要让人追忆东水关的历史。

经过雕像，右行步入园内，豁然开朗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水绘园全景渐渐映入眼帘。水绘园中水明楼，洗钵池里洗柔翰。在如皋水绘园中，有一汪洗钵池，在洗钵池上，有一株水明楼。洗钵池，相传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洗笔处。水绘园于《如皋县志》（民国本）中确有记述：

水绘园在城东北隅中禅寺、伏海寺之

### 盐商修葺水明楼

□彭滩

幸运至极，那方题额，墨板绿字红印，保留至今，其文如下：

冒辟疆先生水绘园旧址，于今荒落殆尽，仅一洗钵池存焉。然芦竹丛生，鱼苗零乱，安非昔日面目可知也。其右为雨香庵，乃宋曾文昭公读书处。璞庄汪副使构楼于池上，以为游息之所，每当月净林霏，波纹漾漾，雕廊翠尊，裙屐齐列。余亦时在焉，爰取少陵“残夜水明楼”句塞其请，百年风轨，于兹复见，继辟疆先生而起者，其在璞庄矣。

时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夏，钱塘何廷模跋并书。

少陵即杜甫，“明”为使动用法。半夜月光，映照池面，影入水中，水使楼明，美不胜收。日间赏楼，亦美：形如泊池画舫，上下两层，南北长40余米，宽近5米。一层由南至北，分为前中两轩及阁楼。轩阁之间，回廊互接，九曲三弯，缀以石树，点以竹蕉，空灵雅致。登楼可临窗望景，远处花木扶疏，怪石叠山，近处池水清澈，石桥弯曲。水明楼毗邻雨香庵、寒碧堂，形成“以楼带院，以路通堂”的建筑特色。史上，庵中可品茗；今下，堂边可观戏，水明楼素为文人雅集胜地。

即便清末，水明楼一度衰败，文人墨客来如，无不前来水绘园旧址缅怀凭吊。相关碑文，诗山词海，陆昉四首《游雨香庵怀冒巢民先生》，用钱子佑二尹原韵，便是一例。此诗存于稿本《云根书屋吟草》，此本

存于苇航书屋。诸版《如皋县志》《如皋诗词》均未述及，今人难见，故录如下：

何处重游寒碧堂，颓垣一抹暮云张。  
隔溪胜有空王殿，飞出满天花雨香。

蒙竹哀丝耳惯聆，江头愁对晚峰青。  
遗民自采西山蕨，多事东皋浪筑亭。

慨想南都政令偏，孤臣空上荐贤笺。

朴巢近接梅花岭，又闻兴亡二百年。

有客登临感劫尘，新诗重写画堂春。

我欲求问名园柳，一树流萤只唤人。

“朴巢近接梅花岭”，至今读来，掷地有声。朴巢为人名，明指：冒襄；梅花岭为地名，隐说：史可法。冒襄追随史可法，爱国情深，可见一斑。因其爱国爱乡的高贵品质，他的族裔，乃至如皋乡人，从未忘记他，也从未忘记水明楼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南京博物院工作人员来如考察水明楼，拍照制图。1980年，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初次来如，指导水绘园修复工作。早在四十年前，即1940年，他随夏承焘先生登门拜见冒襄族裔——冒广生老人，结识其子冒效鲁。有此因缘，他屡次来如，尽心尽力，无私奉献，指导如皋城建工作，修缮水绘园，又题字填词，弘扬水绘文化。水明楼也得以恢复盛貌，供海内外游客游览。2023年，水绘园内修建陈从周纪念馆。陈先生雕像与水明楼，近相守望。慕然思起何廷模跋语，不禁亦感：“水明楼，于兹复见，继璞庄先生而建者，其在从周欤！”

### 烟雨忆故人

□古剑

6月23日，是个星期日，出差回来，入梅数日后的傍晚，濠河边凉意丝丝。我独坐在院里，给自己泡了一杯薰香茶，望着那被绵绵细雨笼罩的河面，心中满是阴霾。

小院依旧，却少了往昔的欢声笑语。曾几何时，他总是脚步匆匆地赶来，满脸含笑地说：“到你这里坐坐，神仙的日子。”随后，他会和同来的校长朋友，悠然地上一根烟，烟雾在空气中袅袅升腾，他们的谈笑声里勾画了一幅温馨的画面。

他比我小8岁，个头不高，有点小秃顶，却是一位备受欢迎的高中物理老师。老师们独有的两个长假，他便被那些早已毕业，甚至能与他称兄道弟的弟子簇拥着。他们谈天说地，仿佛时光从未流逝，那些孩子都已长成和他一般的铮铮男儿。

我也曾执过教鞭，因而对他满怀羡慕。能将教师之职演绎得如此动人，多年后，那些“孩子们”仍铭记于心，还愿意与他把酒言欢，此等情谊，难能可贵。

校长，是我相交二十多年的挚友，儒雅随和，在教育的江湖里声名远扬。每次与校长相聚，我总会先与这位兄弟商议，只为觅得一个我们仨都空闲的时刻。酒馆不论大小，下酒菜不分冷热，只要有一瓶上好的酒，便能让我们心满意足。校长年长，见他饮酒时的豪迈，总会叮嘱：“你还是个小侯，喝酒悠着点，不要这般猛。”

不久前的一个晴天，阳光柔和。他带着一件正版支云球衣来到我这里，眼里满是笑意：“子墨（我儿）回来，正好能去如皋看一场球赛，主场，穿着合适。”那球衣是大号的，是他照着子墨的大小个头精心裁剪的。

他身负高三毕业班的课务，自己的儿子也念高二了，平日里忙碌非常，几乎全身心都扑在了校园里。他不仅陪孩子们攻克那些似乎永无止境的习题，还陪他们跑步锻炼，给他们讲述精彩的故事，兴致高昂时甚至会引吭高歌一曲。二十年前尚无网红之说，若置于当下，他那些激情洋溢的K歌视频，想必能让

他成为校园里最出色的网红物理老师。虽说发际略有后移，但他那颗青春激昂的心从未褪色。

高考前夕，他约我小聚。那是个周五，余晖斜斜。他说：“你这几天一个人在家，跟着我。”我应道：“今天陪着你。校长说了，让你应聘要悠着一点，莫以为自己还年轻。”他心领神会，知晓这是大家对他的关心。那些日子，他压力如山，满心想着为孩子们、为学校奋力一搏。毕竟，在高三物理领域，他在区域内颇有名望。我依他所求，为他写了几幅小品。他说要赠予几位朋友的孩子，还道送什么都不如送我的字。他选了陆游的诗句“山平水远苍茫外，地辟天开指顾中”。而后，又发来“指示”：“再写一副吧，给我自己也留着。”兄弟之托，我自当竭力完成，何况我们之间的这份书生情谊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

那个周五的小聚，他依旧比往常多喝了两杯。归家后，不忘发来关怀：“古兄，你安全到家了吧！”

然而，谁能料到，这一别竟成永诀！仅仅一周之后，噩耗如晴天霹雳传来，他在下班回家路上突遇车祸，撒手人寰。那一刻，我难以置信这残酷的现实……

入梅时节，细雨纷纷，如泣如诉，打湿了大地，也浸透了我的心。我与他去告别。望着大屏里他的照片，笑容可掬、温厚善良、活力满满，我多希望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噩梦，多希望他能再次匆匆踏入我的小院，与我谈天说地、小酌怡情，点上一根烟，一同欣赏眼前这波光粼粼的河水。我仿佛听见，他那爽朗的声调：“你老兄忘了，再给我写一‘副’字吧。兄，我将您的名号藏在诗头，问君：这方尘世，‘挽’来天欲雨，能饮一杯无——

“国失英才，谈古论今音容在，何忍骤别成永忆；<br